



战

◆ 王家福 徐萍

战争背面的战争

——世界多极化的前瞻、案例与对策

吉林大学出版社

序 言

冷战结束是世界走向多极化的起点，而世界多极化的形成是个漫长而复杂的历史性进程。本书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课题 98BGJ005：《世纪之交多极化趋势的新进展》的最终研究成果。

美在简单，贵在独特。惠及于“成功的秘密在于简单”的哲理，本课题设计试用“三三制”推进机理，即全书的课题框架，按“三段进程”总揽；每段的战略要素，依“三位一体”合成；每章的构件序列，循“三个程序”展开。

所谓“三段进程”，是按照世界是转化过程的集合体的命题与研究截取法的层次、方位与效能的界定，把世界多极化进程全程分解为三个阶段。1991～2050 年期间的 60 年为世界多极化的全程，其中每 20 年为一段进程。模拟性时段为：1991～2010 年是近程段，2011～2030 年是中程段，2031～2050 年为远程段。

未来演化不可能有具体的时间表。“三段进程”的界线永远是模糊的。上述的具体区分仅是学术化的模拟，企盼在务实操作中强化其近程、中程与远程等“三段进程”的界碑性面容，以彰模糊求真之理。

重在中、近程。我们本着“未来 10 至 20 年，世界什么样，中国怎么办”的信标，以中程明晰路径，以近程务实操

作，得以全方位地推进世界多极化的进程。

简单是真的标志。战略要素历来具有综合性特征与交互作用性状。以国际战略学体系研究世界多极化进程，就是在高度综合的基础上界定其主导性，以求推动转化过程的关键。有关确定主导性要素的参数，我们参研了世界部分诺贝尔奖得主会议所赞赏的布达佩斯一个家族的计数方式，即“1、2、3”和“许多”。人世间的数字无以数计，人们只要真正了解了“1、2、3”，也就了解了“许多”，因为 $1+2+3=\text{许多}$ 。它或许是中国一句俗语“事不过三”的外版验证。根据这一“参数”，我们顺应《国际战略学》一书关于“经济政策的社会政治效应”的分命题，认定“经济”、“社会”、“政治”是诸多要素中的主导性要素。

在当代世界，国家战略的简单性与艺术性的合一，一方面是把经济效能、社会张力、政治生态融为一体，以达到战略整体到位；另一方面是在国策实施中循着经济→社会→政治的依次序列，以发挥主导性要素的牵引效能。这就是战略性要素的综合性与主导性的辩证统一，以达纲举目张之效。基于这一见解，我们进一步提出：一个好的经济政策，必须同时是一个好的社会政策，因此才会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这是国家战略整体到位的核心要素。“三位一体”，即国策实践中的经济—社会—政治等三项主导性要素在转化过程中是一体化。

世界对中国充满着希望。在世界多极化进程中，我国宜积极而稳健地深化经济悟性、清新社会智性、升华政治理性，以其“三位一体”的三重奏交汇成一组走向世界强国的宏伟交响乐。

组织在活力，特性是强度。本书的内在结构是以世界多极化的“近程”、“中程”与“远程”组合“三段进程”为三大板块；每个板块内非序列地包容经济、社会、政治等三个要素为

主导性单元，即全书由9章组成。这是作者运用模糊概念，进入深度思考，在情感深度上的结构性获得。

本书每章构件元素均以“前瞻”、“案例”、“对策”，即以“三个程序”展开。以“前瞻”界定方位，以“案例”丰实运筹，以“对策”强化力度。从而使“前瞻”、“案例”与“对策”以一条思维活力的红线贯穿于最具创意的理论探讨与实际运用的最佳结合之中。

从“第一生产力”中激发“第一”思维活力，首要的是走向前瞻。数字与字母中经几千年的竞争，终于成为知识社会的皇后。本书全方位的“前瞻”是以“一切都是数字”为准绳。有关世界多极化的近程、中程与远程的“三段进程”，基本以电子计算机、光子计算机与分子计算机为动力主机可能展现的前景，作为我们前瞻的时空参照系。

以“案例”丰实运筹，就是以充满信息时代的活力，吸纳案例的智能馈赠，把意识图谱相机地转化成国际空间通道。借助于案例的相对普遍性，培植自身在大千世界的独特性，即优化国家的“对策”。

用正确的方法做事情比做正确的事情更重要。我们以此为理念，对世界多极化问题进行定向性的探讨。如果各位同事、学人与领导等以此书为引桥投入其中，将是对我们的最高赞赏。

王家福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系

2001年12月24日于长春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扩大中的反差——高新技术下的经济格局	(1)
一、网络世界多极化面对全球化	(1)
二、经济全球化的多色彩底色	(10)
三、高新技术是旧世界分化的加速器	(18)
四、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断层带起步	(28)
第二章 割断中的网络——战争背面的战争	(38)
一、一超独霸——网络控制者政治	(38)
二、走向强国——被分离者政治	(50)
三、自我虚拟——被排斥者政治	(63)
第三章 分裂中的虚空——21 世纪的战略警戒线	(75)
一、多极化背面的战略越位	(75)
二、以社会资本拓展人文空间	(87)
三、浇铸多极化的“第三支撑点”	(100)
第四章 美国牵引德日进入多极化半程驿站	(112)
一、单极霸权的结构性松动	(112)
二、法国在欧盟构建德国的舞台	(120)
三、美国拉动游离中的日本	(129)

第五章 被割断地区在享受风险中逐跑	(138)
一、美国：以新方式做老事情	(138)
二、欧洲：国界分割与利益切割	(147)
三、亚非：技术割断之地登高望远	(156)
第六章 自下而上地闪射心灵动力	(165)
一、以魅力四射包装美国利益	(165)
二、捅刺世袭领地充满惊人一词	(173)
三、空间感与细密度的色彩对接	(182)
第七章 共处对强权——世界多极化的战略前瞻	(192)
一、世界格局：1、3、5 极趋其中	(192)
二、无底线战争：帝国大厦三缺口	(201)
三、911 恐怖：世界心脏搭桥术	(210)
第八章 创造性破坏——信息加速度助推起飞	(221)
一、信息是一切的加速度	(221)
二、旧经济决定着新经济	(229)
三、为从脚下起飞做准备	(238)
第九章 立体思维：把意识图谱物化成空间通道	(247)
一、三维组合——列宁式的领袖群体	(247)
二、思想库——知识资本的市场平台	(253)
三、思维活力——人才素质的核心要素	(260)
四、21 世纪——女性的黄金时代	(267)

第一章

扩大中的反差——高新技术下的经济格局

一、网络世界多极化面对全球化

21 世纪初期的大千世界，早已被 20 世纪罩上了“网络”的面纱。在这幅宽广而亮丽面纱的掩映下，当代科技发展的五大主流，即能源科学与能源工程、生命科学与生命工程、信息科学与信息工程、材料科学与材料工程、宇宙科学与宇宙工程的走势宛如巨大浪潮汹涌澎湃，流淌在能源、材料、信息所构成的当代国际社会发展 3 大基础的河床上。以微电子技术、电子计算机和光纤通信所组成的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是新技术革命的先导技术和产业；简捷而形象地表述，电子计算机即成为新技术革命这艘巨轮上的一大主机。

数字编织着网络世界。国际前沿性研究展示，21 世纪初期仍是“电子计算机时代”，继之为“光子计算机时代”，再后为“分子计算机时代”。三者依次推进，响亮地奏出了国际社会发展的立体脚步声。

未来是历史的映像。早在 2500 年前，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就指出，“一切都是数字。”开普勒认为“数学是美的原型。”在往昔漫长的历史中，人们通常用阿拉伯数字 0 至 9 和所谓“十进位制”进行计算。在“电子计算机时代”，它是建

立在二进位制基础上，并认定任何数字都可以表现为由 0 和 1 组成的数列，能够处理和存储数据是迈出数字革命第一步的前提。

可以界定，数字与字母经过几千年的竞争，终于成为知识社会的皇后。

在数字的圣殿上，数学全方位地运作为国际社会展开了最具创意的广阔空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了数学之后，才能达到完善的地步。数学是一门充满内在逻辑力量的科学。数学，特别是现代数学，它分析国际社会这个极其复杂多变的矛盾体系，准备了崭新的方法和手段。

数字在改变着世界。面对着大半个世界物质贫穷和几乎整个世界的精神贫穷的态势，数字不仅在飞腾式地改变着经济与社会，也在能动地改变着人们的心理状态。16 世纪末，曾任伦敦市长的英国数学家比林斯科提出：“许多艺术都能美化人们的心灵，但却没有一门艺术能比数学更有效地装饰人们的心灵。”19 世纪欧洲知名数学家和哲学家发现：“数学具有制怒作用。”^①

一切都是数字，数字网络在改变着世界空间。美国太阳微系统公司首席科学家比尔·乔伊在 2000 年指出：“我们拥有的正在崛起的数字世界仍处于原始阶段。尽管我们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技术，而且进步显而易见，但是我们还没有掌握使数字世界变成一个舒适宜人场所的设计技巧。”^② 21 世纪是一切为了人、一切决定于人的世纪。如果数字网络把人弄到自身不识其所在的方位与时间，那就表明，数字网络还远没有解决数字

① 《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8，215～216 页

② 〔美〕《财富》双周刊，2000 年 3 月 6 日。

设计的最大难题，它更说明了仅仅是数字网络的“原始阶段”便令一部分人在惊呆中发出错位性惊呼。我们是处在数字网络的原始起点上，因此要细密地审视世界的最新走势；同时，我们更是处在“旧”世界之中，因此要脚踏实地地做好现在的工作；眼观前方，脚踏实地，相机地做好手头的事，这也是我们审视经济全球化的战略基点，并在这一基点上来探讨世界多极化这一复杂而重大的问题。

相对于数字网络、乃至经济全球化，全球经济结构是变数初起，世界依旧。这是由国际战略要素的整体性所界定的。

战略要素具有综合性、整体性。本着“成功的秘密在于简单”的哲理性提示，1986年出版的《国际战略学》一书，把国际战略的基本要素确定为：经济、政治、社会、军事、外交、教育、科学技术、文化、意识形态、传播媒介等10个，即所谓国际战略的“十大要素”，其中经济要素被认定为国际战略的基础性要素，并列为诸多要素的首位。

为了简明而切中整体地把握国际经济结构，有关国际战略学深入的研究成果揭示出，以少胜多、以小揽大的辩证思维与操作，可取以经济要素为基础，以经济、社会、政治等3个要素为“3条中枢线”，进而在纵深个体中强化对整体的总揽。

B·霍夫曼认为：“爱因斯坦的深邃思想的实质在于他的简单性，他的科学的实质则在于他的艺术性——即他对美的现象的感觉。”^①在当代世界，国家战略的简单性与艺术性的合一，一方面是把经济效能、社会张力、政治生态融为一体，以达到战略整体到位；另一方面是循着经济→社会→政治的依次序列，以发挥主导性要素的牵引效能。这就是战略要素的主导性

^① [美]阿·热·可怕的对称——现代物理学中美的探讨，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297页

与综合性的辩证统一，进而寻觅对整体战略之美的感觉。基于这一见解，人们在审视网络世界经济结构问题时，宜注目于一个新的命题：一个好的经济政策，必须同时是一个好的社会政策，因此才会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这是国家战略到位的核心要素。为此，要特别地注目于经济政策的社会政治效应；经济与社会效能决定着政治生态；大量数据表明，整体质变决定于1%。

以经济为基础，并以经济为国际战略全部要素的首要要素的前提下，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经济、社会、政治是交融为一体的，即为“一体论”。这是我们审视经济全球化的战略总则，并在这一战略总则下探讨世界多极化问题。与其相关联的是，人们往昔多是经济上的单一求索，就经济处理经济问题。现实与未来的走向，将是经济、社会、政治的“一体论”，它将是知识经济条件下的一个新方向。

兼顾审视经济全球化的战略基点与战略总则，是审定高新技术条件下经济格局的原则性起点，也是在国际社会空间里多极化与全球化在矛盾冲突中并存的归宿。

早在1991年，我们提出了“国际市场战略梯次”说，即以国际战略学的体系与方法所模拟的当代世界经济结构。

“国际市场战略梯次”说认定，当代国际市场主要是垄断资本运转的舞台，这一国际经济旧格局是发达国家对非发达国家实施物质遏制的经济模式。它是拓展国际经济新格局的主要障碍，这是我们认识当代国际市场格局实质的战略基点。

所谓“国际市场的战略梯次”说是特指当代国际经济旧秩序的国际战略学的素描，是对国际市场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的模拟。这一模拟主要是，整个国际经济旧格局，自上而下分为三个战略层次：最高层次为美国所独占，它是以知识战样式，呈立体系统机制，高层次地辐射国际市场。这一层次是以较高的

全民素质为基石，以尖端技术为枢纽，以最先进电子计算机为核心而构建起来的。第二个层次是除美国以外的其他发达国家，它的突出特征是以民用工业产品和高档消费品为主导，并通过企业与研究机构卓有成效的合作，渐次升华其水准，导向智能化，进而提高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第三个层次是指某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它主要是依托美国、日本等国经济而衍生的，起则从低档日用品、消费品面世，中经中、高档民用工业品的扩展，进而走上了信息工业之路。

当代国际市场的战略梯次是国际经济旧秩序的缩影，也是战后国际政治的物化。二次战后，美国全球战略在国际市场上的总体布局，导致三个层次的出现；二、三层次是美国给国际市场设置的战略空档，它既有利于扩展美国市场的战略空间，又有利于其控制整个国际市场。^①

结构性的优势是根本的优势。在整个国际经济旧结构中，第一个层次在制导下牵引整体，第二层次依靠第一层次，第三层次依附在第一、二层次上。第一层次牵引、制约整体进程中，三者环环制约，层层依附。在世界向市场倾斜的走势下，据统计有 173 个国家或地区实施市场经济机制，美国进而利用这一趋向，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世界经济。可以认定，美国如今的一超独霸，也正是他往昔约半个世纪中构建与实施国际经济旧格局的自然结局。

简明地归纳问题，按照“国际市场战略梯次”说，二次战后初期以来的世界，美国控制了国际市场结构，主要有两次重大的战略突破。从整体上观察，这两次对世界的战略突破，基本上是伴随着知识经济首先在美国面世与发展下实施的。从广义角度上理解，它是在数字网络效应下实现的。

^① 参见《求是学刊》，1991 年第 1 期。

美国在二次战后对世界第一次重大战略突破是对社会主义国家。

按照《国际战略学》一书的论证，美国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进入“知识战”，即近几年人们所说的“知识经济”流程的。“1956 年在美国出现了有史以来从事信息的处理和生产的人数，超过了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人数。它表明工业社会的结束，新的信息社会的到来。1957 年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它不仅开辟了航天时代，还标志着全球性信息革命的开始。”^①

美国以“知识战”的战略视野，利用其自由市场经济机制所获得的实力，在二次战后对苏联“经济战”超前一个周期，约 20 年；对苏联的“心理战”也随后超前一个周期，约 20 年。换言之，苏联对美国的主体性战略，无论在“经济战”，还是在“心理战”上，均滞后一个周期。在国际战略的审视基点上，苏联是处于“军事战”，而美国则是位于“知识战”。按照国际战略学的“三大战略流程”理论，苏联至少低于美国一个层次，这是一项无形的巨大的战略反差。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具有创新性，同时内含分解性；社会具有多样性，同时内含分化性；政治具有清新性，同时内含变异性。有内在张力地强化前者，有外在控制力地制导后者，一个国家才能获得整体效能。以此为参照系来反思苏联，该国却是把经济的分解性、社会的分化性与政治的变异性恶性膨胀，在自我打倒中，客观上为美国战略所突破，致使东欧剧变，苏联解体。

换成数字化分析，在二次战后对国际战略的审视、运筹上，苏联基本上是“十进位制”的，而美国则是“二进位制”。

^① 王家福：《国际战略学》，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27 页

在 20 世纪的 70 年代与 80 年代里,某几个“农业文化”田园里在谋划所谓力防“两霸回归”之际,位于“政治文化”前沿的美国实现了对苏联的战略突破,从而使其界定了“一超独霸”的世界之位。从一个特定角度分析,这是世界走向多极化的客观起点。

美国在二次战后对世界的第二次重大战略突破是对其他发达国家展开的。

相对于社会主义阵营,在二次战后初期,美国在经济、军事与政治的结合上,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纳入其所控制的政治与经济结构之中。时至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前后,在经济实力与走势上,与美国面对面的欧盟和日本,在某些人士看来,后者对前者大有挑战之势,甚者有“美国衰落”之说。然而时至 20 世纪末,人们惊回首发现,不仅苏联解体了,甚至其他发达国家也被美国甩在了后边。那些国家在国际经济、军事与政治上,相对于美国,仅仅是“二等公民”。

求是地分析,美国以外的发达国家自二战后以来,在国际市场的战略梯次上一直处于第二个层次,“二等”之位是由美国控制下的国际旧结构所界定的。从长远视野反思已往,甚至可以认为,国际旧结构是诱发世界多极化的关键性因素,“结构综合症”则是世界多极化的先兆。

相对于美国,其他发达国家不仅受制于旧的国际结构,问题还在于在数字网络竞争中严重地滞后。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世界最强计算机清单是:美国拥有 232 台,日本 109 台,全欧洲为 140 台。^① 与这组数据相比较,在它的前期,即 80 年代中期,国际专家一般认为,美、欧、日在第五代电子计算机的研制上大体持平。与这组数据后期相比,即 90 年代末期,

^① [英]《新科学家》周刊,1993 年 8 月 7 日。

美国宣布，IBM 公司开发出了迄今世界最快的计算机——“太平洋蓝”，每秒浮点运算为 3.9 万亿次。^① 上述 3 组数据相比较，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如果说美、欧、日在人工智能机研制上基本持平的话，那么美国是处于数字网络立足于长远发展的常态显现，而西欧和日本则是在数字网络阶段发展一时的至高点。时至 90 年代初期和末期，即第 2、3 组数据所显示，西欧与日本相对于美国，滞后加速度与时间成正比。

国际专家研究表明，一个国家总的信息流量的平均流量同其工业潜力的平方成正比。按照这一公式，美国信息流流量、流速远高于西欧与日本。换一个角度比较，美国对工业经济进行信息化的重新设计与智能化牵引的力度、广度约高于西欧和日本一个层次。而从经济、社会、政治一体论审视美国和日本，美国对数字网络在国家战略中的方位、效能进行了整体组装，日本只是把芯片的开发视为一项“工艺”，两者存在着重大的战略反差。在国家战略上，90 年代初期显露出来的“日本泡沫”是国家整体结构弊端所致；而 90 年代美国经济长势则是数字网络“原始阶段”的全局性良性功能所成。

数字网络所串联的世界网络已初步展现的面容令人们发现，无论是西欧，还是日本等发达国家，在经济、社会与政治的整体上都与美国存在着重大的战略性差距。当代世界的中国、俄罗斯等其他主要国家，在经济实力上与美国存在的间距是众所周知的。由数字编织的世界网络态势决定了世界多极化将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历史性进程。

冷战结束是世界走向多极化的起点，而多极化与全球化面对面又骤然间增加了诸多变数。为此我们在 1997 年提出：“从国际战略全局看，它将是世界性的政治抗衡与经济竞争并行中

^① 《中国财经报》，1999 年 6 月 15 日。

的转化时期。在国际政治上，将中经‘一霸回归’、‘三强抗争’，进而走向多极世界。在国际经济上，广大发展中国家中经‘起步’、‘逐跑’、‘起飞’，进而刷新国际市场面容。可以认为，这个国际新格局大约到 21 中期前后基本形成。”^①

为简明地表达这一问题，我们是以 1991 年为起点，前瞻至 2050 年，共为 60 年。在研究模拟中，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的“3 步走”，在大体同步运行前提下，每步为 20 年。这仅是在学理中的一种划分，在实际论证中的时区上有所微调，也是扫描性的“截取法”划分，即深入地开掘特定时期的战略层次，准确、细密地描述各个主要国家在特定战略层次上的方位，在动态中考察各自的战略效能。

在走向数字网络进程中，研究多极化问题，对世界主要国家在 3 个不同时期各自的战略层次、方位与效能的解析，宜采取“透视观”，就是把永恒的一面与易变的一面融会贯通，从而正确地观察各主要国家的相互关系。

以“截取法”界定流程，以“透视观”审视关系，是网络世界“思想携带者”的知识与技能的总和。它宛如把蚂蚁的导航能力用于机器人身上。

英国萨赛克斯大学生物学家西蒙·贾德与汤姆·科利特研究表明，蚂蚁从巢穴至觅食点分成几段，在起点与终点之间勾勒行进路线，为“归档”；分成几段为“导航”；其终点为“信标”。^②

网络世界“思想携带者”吸纳蚂蚁导航的机理，推进与升华思维流的导航能力，才会赢得自上揽下的空间感和明察秋毫的细密度。在主体方法上，只有扩张空间感，才能把握“透视

① 王家福。国际新格局的战略前瞻。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6）

② 因特网电视新闻，1998 年 4 月 24 日。

观”；只有体察细密度，才能运用“截取法”。我们认为，它至少是在数字网络条件下研究与审视国际问题的思维与方法的起点。

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以“辩证系统论”界定事务的实质，多极化与全球化就是和平与发展的问题，即是全球的政治与经济问题——我们正是以这一视角来全方位地透视“战争背后的战争”这一命题。

二、经济全球化的多色彩底色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基于这一世界性经典命题，我们确信，对有关当代世界多极化问题的研究，必须基于对经济全球化问题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以便把政治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在冲突中大体对接。

由此可推出一个假设，那就是现实与未来人们对世界多极化问题的研究水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对经济全球化研究的深度。而规范地研究，还决定于经济、社会、政治交融为一体的厚度。

近年来，当代世界各领域人士有关“经济全球化”概念的定位可谓众诉纷纭，莫衷一是。我们在本书所使用的“经济全球化”这一概念的意向性定义是：有组织运作的贸易、生产与投资、资本流动效能与影响所达到的世界性量度；它具有多向性的时空弹性。

相对于电子计算机，人最大的一个特性是具有模糊运算的能力。基于这一前提，人们应该运用模糊思维来处理某些莫衷一是的问题。我们对“经济全球化”这一概念的意向性界定，就是以模糊思维运作而得出的模糊概念。在通常情况下，与模糊概念相伴而行的是深度思考，从而使这里界定的概念具有定

向性与规范性。其中的一件操作术是，深度思考所得出的多项群体往往是把模糊概念转化为规范概念的因素储备。

按照模糊概念与深度思考的辩证统一观，为顺应多极化与全球化面对面的研究需要，我们对“经济全球化”这一概念提出以下几项理解性界定：

1. 所谓“经济全球化”，其本体是跨国公司百余年来全球运作至今所得市场覆盖率，在当代世界的一种时空性界定。

2. 所谓“经济全球化”，其本质是二次战后以来，由美国控制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结构中“资本”世界性的大众化、普及化与通俗化的“认同”性概念。

3. 在数字网络中的“经济全球化”这一概念，它起则是电子计算机，继之为光子计算机，后之为分子计算机的全过程的总概念。当前的经济全球化只是这个全过程的初期显现，它具有为美国所主导的特征，也是当前美国“一超独霸”的世界性支点，并内含“推销”美国化的诸多因素。

4. 在客观上，经济全球化把广大发展中国家带入了世界，并使自身受益，但在横向比较上也扩大了贫富差距。在相当长的时期里，经济全球化将使发展中国家“被动化”。

5. 新经济是建筑在旧价值上。经济与政治，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多极化是面对面的冲突，并促使“十大战略要素”处于波动之中。变数初起，世界依旧。世界多极化就是在这样的海岸扬帆远航。

人们以辩证统一观运作模糊概念与深度思考所界定的经济全球化概念下的国际经济，映入的图景是变数初起，但世界依旧，它将在 2010 年前后有集中的显现。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并肯定，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带来了诸多活跃的能动的新因素，不管人们认识到还是没有认识到，它都紧迫地叩响了各国的国门。它吉凶一体，消长无常，骤然间